

《红楼梦》中的佛道思想

陶 秋 英

《红楼梦》一书所表现的思想，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其中佛道思想，是贯穿全书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份。现据通行本，分别例举之。

一、佛道杂糅思想

第一回即用一僧一道出现，以后以此一僧一道贯串全书。

第十八回：“一班小尼姑、道姑也都学会念佛诵经”。有和尚就有道士，有尼姑就有道姑，作者的佛道杂糅思想的份量是很重的。

第二十二回中宝钗念《寄生草》：“漫搵英雄泪，相离处士家。谢慈悲，剃度在莲台下，没缘法，转眼分离乍。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。那里讨，烟蓑雨笠卷单行？一任俺，芒鞋破钵随缘化”！此后宝玉的一偈：“你证我证，心证意证。是无有证，斯可云证。无可云证，是立足境”。接着宝玉又填了一支《寄生草》：“无我原非你，从他不解伊。肆行无碍凭来去。茫茫着甚悲愁喜？纷纷说甚亲疏密？从前碌碌却因何？到如今，回头试想真无趣！”以下黛玉和宝玉有一段对话：黛玉先笑道：“宝玉，我问你：至贵者宝，至坚者玉，尔有何贵，尔有何坚”？宝玉竟不能答。二人笑道：“这样愚钝，还参禅

呢”！湘云也拍手笑道：“宝哥哥可输了！”黛玉又道：“你道无可云证，是立足境，固然好了，只是据我看来，还未尽善。我还续二句云：‘无立足境，方是干净’”。宝钗道：“实在这方悟彻。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，闻五祖宏忍在黄梅，他便充作火头僧。五祖欲求法嗣，令诸僧各出一偈，上座神秀说道：‘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：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’。惠能在厨房舂米，听了道：‘美则美矣，了则未了’。因自念一偈曰：‘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。何处染尘埃？’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。”此一节大体属于佛家思想，亦即可作为作者思想的中心观，在上面论作者思想不过在人生空虚之下。又此处虽可认为全部佛家思想，其中“至贵者‘宝’，至坚者‘玉’，尔有何贵，尔有何坚”几句，亦有道家思想的意味，此说明曹氏所以常有佛、道杂糅之处。虽然道家精神并非道教体系，而曹氏又往往以此三者参杂之。二十九回戏目，亦隐言初为创业，其后极盛，其后极盛而衰，此亦本书之骨干也。

第二十五回中一僧一道又出现。

第六十六回叙柳湘莲出家作道士去：“正走之间……掣出那股雄剑来，将万根烦恼丝，一挥而尽，便随那道士，不知往那里去了”。柳湘莲既作道士去，道士本不必削发，这就见作者佛道杂糅之处，几乎搅混成了习惯。

第十二回叙贾瑞病重：“忽然这日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，口称专治冤孽之症。贾瑞偏偏在内听见了，直着声叫喊，说：‘快去请进那位菩萨来救命’！……贾瑞一把拉住，连叫：‘菩萨救我’！”那道士把“风月宝鉴”镜递给贾瑞时道：“……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，警幻仙子所制……。”底下叙述“风月宝鉴”的神话性的结构。一忽儿道士，一忽儿菩萨，一忽儿太虚幻境、警幻仙子和“风月宝鉴”的构想，都是佛道杂糅的东西。

第七十八回小丫头对宝玉编说晴雯临死前的话：“……如今天上少了一个花神，玉皇爷叫我去管花儿。我如今未正二刻，

就上任去了，宝玉须得未正三刻才到家，只少一刻儿的工夫，不能见面。世上凡有该死的人，阎王勾取了去，是差些小鬼来拿他的魂儿。要迟延一时半刻，不过烧些纸，浇些浆饭，那鬼只顾抢钱去了，该死的人就可挨磨些工夫。我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来请，那里捱得时刻呢？”又是玉皇帝，又是阎王，又是花神，又是小鬼，都是佛道杂糅之处。

二、道家思想

道家不等于道教，上面所述佛道杂糅之道，乃是民间庸俗的道教，但作者有时也会把道教和道家思想二者相混。这也是当时社会意识的反映。作者有浓厚的道家思想，兹列如下：

第五回红楼梦曲词里包含着很多道家的颓废色彩。

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与王熙凤中的几句话：“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”，“登高必跌重”，“乐极生悲”，“否极泰来，荣辱自古周而复始”，“盛筵必散”。都是盈虚消长之数。

第二十一回写宝玉续《箴》篇，叙他：“自己看了一回《南华经》，至外篇《箴》一则，其文曰：‘故绝圣弃智，大盗乃止。擿玉毁珠，小盗不起。焚符破玺，而民朴鄙；剖斗折衡，而民不争；殫残天下之圣法，而民始可与论议。擢乱六律，铄绝竽瑟，塞瞽旷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；灭文章，散五彩，胶离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；毁绝钩绳，而弃规矩，搥工垂之指，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’。看至此，意趣洋洋，趁着酒兴，不禁提笔续曰：‘焚花散麝，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；戕宝钗之仙姿，灰黛玉之灵窍，丧灭情意，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。彼含其劝，则无参商之虞矣；戕其仙姿，无恋爱之心矣；灰其灵窍，无才思之情矣。彼钗、玉、花、麝者，皆张其罗而邃其穴，所以迷惑缠陷天下者也’。”

第二十二回，宝玉受了黛玉的奚落：“细想自己，原为怕他二人恼了，故在中间调停，不料自己反落了两处的数落，正合着

前日所看《南华经》内：‘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蔬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’。又曰：‘山木自寇，源泉自盗’等句。”

第二十七回黛玉的葬花词。

第二十九回，贾府初一日在清虚观打醮，热闹中点戏看戏，贾珍来回贾母所点的戏：第一本《白蛇传》，第二本《满床笏》，第三本《南柯梦》。这三本戏是由兴而盛而衰的象征，尤其是《南柯梦》是十足的道家思想的流露。

第五十六回写“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：若说必无？——也似必有；若说必有？——又并无目睹。”这已是道家思想的话，接着宝玉梦宝玉，是完全脱胎于庄周梦蝴蝶的笔法。且以下面几句话作结：袭人笑问道：“宝玉在那里？”宝玉说：“才去不远”袭人笑道：“是镜子里照你的影儿”。这些也有佛道杂糅的意味。

第六十三回“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”。

第七十八回《芙蓉诔》词：“天何如是之苍苍兮，……余犹桎梏而悬附兮……。”

三、道教与术数观念和习俗的影响

道家思想和道教不是一样东西。道家思想，即老庄学说的衍流。如书中所引老庄的《道德经》、《南华经》，它本非是消极的，但其末流，也有颓废出世的影响。而道教乃是窃取佛教的外衣，有时在迷信的部份也有相近似之处，这两者是绝不相干的东西。但道教在民间很有势力。而阴阳五行家的术数，也在民间盛行，这些迷信观念的成份和习俗方面的影响，也在作者曹雪芹的思想里，占据了很大部份，并常在小说中很自然的流露出来。

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的构想全部是道教思想。

第十二回叙贾瑞病重，忽然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，口称专治冤业之症。贾瑞死后，贾代儒夫妇大骂道士：“是何妖镜，

若不毁此镜遗害世人不小！”遂命人架起火来烧。只听空中叫道：“谁叫他自己照了正面呢！你们自己以假为真，为何烧我此镜！”忽见那镜从房中飞出，代儒出门看时，只见还是那个跛足道人喊道：“还我的‘风月宝鉴’来！”说着抢了镜子，眼看着飘然去了。

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的一番话，前面的“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”、“否极泰来”一些话，都是道家意味的话；而最后的“天机不可泄漏”，又是道教道士的口声了。这是道家思想和道教杂糅之处。

第二十五回写马道婆对于宝玉烫伤后，画符念咒，并和贾母说了些鬼话。后来，她和赵姨娘要了张纸，拿剪子铰了两个纸人儿，把宝玉、凤姐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，又找了一张蓝纸，铰了五个青面鬼，叫他并在一处，拿针钉了：“回去我再作法，自有效验的。”后来居然叔嫂逢五鬼。这魇魔法是民间流行的一种法术，也都是习俗迷信的反映。说明作者思想里也搅杂了这种成份。

第二十九回写贾府到清虚观打醮时，“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，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‘大幻仙人’，如今现掌‘道录司’，又是当今封为‘终了真人’，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为‘神仙’，所以不敢轻慢。”可见道教之盛。又二十九回张道士要给宝玉提亲，贾母道：“上回有个和尚说了，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”。这也是民间迷信与和尚有关的地方。

第四十二回写刘姥姥道：“……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，眼睛又净，或是遇见什么神了。依我说，给他瞧瞧什么祟书本子，仔细撞客着”。一语提醒了凤姐，便叫平儿拿出《玉匣记》来，叫彩明念。彩明翻了一回，念道：“八月二十五日病者，在东南方得之，有缢死家亲女鬼作祟，又遇花神。用五色纸钱四十张，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，大吉”。这也是足见民间迷信习俗之一，可能是从道教出来。

第五十六回：“小人儿屋里不可多有镜子……。”

第六十二回：“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。……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，换的寄名符儿；……并寿星、纸马、疏头，并本宫星官、值年太岁、周岁换的锁。”还有一百寿桃，一个金寿星。这些都是道教的花样，也是当时习俗的反映。

第七十五回：“异兆发悲音”和“得佳讖”，都是阴阳术数的社会意识的影响。

第七十六回妙玉论诗：“方才我听见这一首中，有几句虽好，只是过于颓败凄楚。此亦关人之气数……。”亦是术数观念的表现。

第七十七回写王夫人撵走晴雯等人后，宝玉道：“今年春天已有兆头的”。宝玉又感叹草木有“灵验”，说“这海棠亦是应着人生的”。

作者写晴雯死后，宝玉思念晴雯：“如今且去灵前一拜。……。”然后又写“宝玉又自穿戴了，只说去看黛玉。”此处虽属漫不经意，但看一个已死的晴雯而说看黛玉，隐含不祥之意。不祥，就是一种阴阳术数家所造成的社会意识。

第七十九回写黛玉给宝玉改《芙蓉诔》时：“宝玉道：‘……莫若说茜纱窗下，我本无缘；黄土陇中，卿何薄命’。黛玉听了，陡然变色。虽有无限狐疑，外面却不肯露出……”。这也是术数家的思想即所谓预感、预兆一类。（这也可以断定上面第七十八回写宝玉要看晴雯而说看黛玉，预示着不祥之意。说明作者不是漫不经意之笔）。

第八十四回镇魔法：“忽又从金桂枕头内抖出个纸人来，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，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肋肢骨缝等处”。这与二十五回的魇魔法是一种东西。

此外，全书有二处写鬼魂托梦：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，尤三姐托梦给尤二姐。这也都是那时很普遍的社会意识，一直遗留到解放前。